

社会发展与汉语新词

陈明富¹ 张鹏丽²

(1. 南京工业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2. 江苏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新词也在不断产生。汉语新词产生的社会因素主要有新事物和新观念的出现、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新技术的出现和使用、军事与宗教的影响、社会交往的影响等;汉语新词产生的方式主要有新造词、复音词、缩略词、字母词等形式;汉语新词的社会特点有及时性、全面性、相对性及部分外来性和网络性等。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汉语新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社会; 发展; 汉语; 新词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1)01-0080-04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New Words

CHEN Ming-fu¹, ZHANG Peng-li²

(1.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Indu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2. Humanities Colleg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Chinese produces continuously new words. The social factors about produc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re mainly the appearance of new thing and concept, the appearance of new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soci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the variation of social living and production methods, the appearance and using of new technology,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nd religion,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etc; The ways about produc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re mainly newly-created words, polysyllabic words, abbreviation, lettered words, etc;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ew words are mainly betimes, comprehensiveness, relativity, part foreignness, network character, etc;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new words.

Key words: society; development; Chinese; new words

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演变,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即使是同一种语言,由于受不同的社会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可能形成不同的亲属语言、不同的语言联盟、不同的方言等。如现代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都是由古拉丁语发展而来的,但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1]我国的北方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等汉语七大方言都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但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区别,有的甚至差别很大。这说明语言的发展

与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又极大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汉语历史悠久,是人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自从产生以来,就在不断发展演变。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民族等社会因素,都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词汇方面。社会发展因素对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旧词的灭亡和新词的产生,关于社会发展与汉语新词的关系,我们来看以下方面。

收稿日期: 2010-12-23

作者简介: 陈明富(1973—),男,河南罗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汉语史、训诂学及方言研究。

一、汉语新词产生的社会因素

汉语新词产生的社会因素很多,如新事物和新观念的出现、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新技术的出现和使用、军事与宗教的影响、社会交往的影响等。

1. 新事物和新观念的出现

词是一种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其中所指就是对事物概念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事物和新观念不断出现,促使新词不断产生,^{[2][3]}这也是词汇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汉语新词的产生亦如此。

新事物的出现,如春秋以后,随着铁的发现,汉语中就出现了“铁”这个词,继而又出现了不少用“铁”作词素的新词,如铁器、铁丸、铁水、铁牛、铁片、铁公鸡、铁爪子、铁心肠等;如宋元时期棉花大量传入中国后,汉语中就出现了“棉”这个词,然后又出现了不少由“棉”作词素的词语,如棉力、棉田、棉衣、棉套、棉袍、棉被、棉纺、棉毯、棉鞋、棉线、棉袄、棉毛衫等;如我国古代学会种桑养蚕后,汉语词汇中便出现了蚕、蚕子、蚕女、蚕户、蚕矢、桑、桑田、桑林、桑思、桑律、桑柔、桑秧、丝、丝人、丝行、丝车、丝事、丝帛、丝妇、丝绸等;又如犁、雪橇、马车、耒车、陨石、火车、轮船、飞机、轻轨、地铁、商场、的士、公园、蹦极等词语的出现都是因为新事物的出现。

新观念的出现也会促成新词的产生,如封建伦理观念形成后,汉语中便出现了孝悌、孝友、仁孝、友行、顺行、仁人、仁士、仁化、义心、义行、忠士、忠公、忠允、忠臣、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词;如随着古代法制观念的出现,汉语中便出现了法式、法司、法刑、法吏、法志、王法、执法、伏法、枉法等词;新时代随着新观念的不断出现,汉语新词也在不断出现,如减肥、瘦身、优生、胎教、单身贵族、追星族、八荣八耻等。

2. 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

在社会发展中,伴随着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汉语词汇中也随之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新词,如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展,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资本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三民主义、民主主义、议会、政党、党章、总统、副总统、共和、民国、同盟会、三权分立、政体等便进入了汉语词汇;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汉语里又增加了一批新词,如民主党派、政协、人大、人大会议、国家主席、四人帮、大跃进、红卫兵、文革、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三个代表等。

3.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词汇里也反映得较为迅速,汉语里有很多新词的增加都是受某个时期社会经济影响的。如历史上我国确立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后,汉语里就陆续增加了不少相关词语,如地主、财主、佃户、地租、房契、地契、当铺、银票、长工、管家、账房、伙计、跑堂、店小二、纳贡、税户、税吏、税米、税邑、税契、田赋、钱庄、押款、庄园等;如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

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词语开始进入汉语词汇,如合资、支票、股票、入股、分红、公司、经理、董事、企业、银行等;又如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反映新的经济生活的词语进入汉语词汇,如人民公社、合作社、供销社、粮店、粮票、布票、人民币、包产到户、台商等。

4. 社会文化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少不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如封建社会中,礼乐文化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汉语里有不少相关的词语,如编钟、琵琶、笙、箏、钹、缶、鼓师、乐文、乐生、乐句、曲、曲文、梨园、舞、舞女、舞曲、音叉、音曲、音官、声曲、声律等;如随着古代教育制度的推行,汉语中出现了不少反映学校、考试、教育、文学等方面的词语,如庠序、书院、山长、博士、座师、祖师、科举、院试、乡试、状元、榜眼、进士、探花、生员、童生、秀才、举人、解元、贡生、会元、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传道、授业、解惑、百世师、满师、古文、今文、骈文、重文、异文等;又如随着现代体育事业的不断开展,汉语里也出现了不少相关新词,如田径、速滑、接力赛、高低杠、奥运会、残奥会、亚运会、世界杯、NBA、CBA、超级联赛、MVP、奥体中心、拉力赛等。

5. 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

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汉语词汇中反映较为迅速。如人们的的生活方式由穴居发展到筑屋居住之后,汉语词汇里便出现了房舍、房屋、屋比、屋宇、屋除、屋顶、房宇、房状、房省、宫户、宫市、宫寺、宫房、殿廷、殿宇、殿舍、殿阙、衙内、衙府、官署、衙门、衙堂、衙署等词;如人们由渔猎为主变为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后,汉语词汇里便有了五谷、粟、稷、禾、菽、面、油、饼子、饼食、饼饵、饼粳、饼饅、粮石、粮草、粮料、粮道、粮斛等词;如牛耕出现后,农业得到了发展,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汉语词汇里新增了不少词语,如、深耕、耕夫、耕屯、耕作、耕畜、耕耜、牛具、牛耕、牛笛、牛犁、耦耕等;如茶叶在我国得到种植以后,饮茶成为一种习俗,品茶也成为一种高雅的活动,于是汉语里便出现了茗汁、茗雪、茗饮、茗铛、烹茶、茶铛、茶仙、茶户、茶几、茶市、茶色、茶房、茶茗、茶客、茶禁等词;如近代以来,随着机械的大量使用,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汉语词汇里又增加了不少新词,如机油、机师、机船、机器局、专机、主机、司机、电机、母机、飞轮、齿轮、从轮、叶轮、江轮、油轮等;又如工业、集体、度假、旅游、导游、别墅等词语的产生也都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总之,无论是社会生活或生产方式的变化都会引起汉语新词的大量产生。

6. 新技术的出现和使用

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使用,促使汉语创造了大量的新词,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新技术相对广泛,如我国在商代就掌握了冶炼技术,汉语里逐渐出现了铜、冶人、冶工、冶士、冶铸、炼汞、锻工、锻坊、锻脯、锻灶、锻炉、铸石、铸印、铸金、铸造、铸鼎、铸镞、镞冶、镞写、镞炼、镞铄、铄化、铄

金等词;如自从有了印刷术尤其是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我国的印刷事业得到大力发展,一批与印刷有关的词语就不断进入到汉语词汇之中,如摹印、拓印、雕印、活字、付梓、印刷、印手、印钉、印纸、印张、排版、排印、油印、重印、影印、缩印等。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新技术在我国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大力推广和使用,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促进了汉语词汇的不断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计算机有关的词语大量进入汉语词汇之中,如计算机、巨型计算机、电脑、微机、硬盘、移动硬盘、软盘、主机、鼠标、键盘、功能键、回车键、U盘、显示器、光标、软件、应用软件、互联网、因特网、上网、在线等。二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网络交流越来越频繁和便捷,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网络词语,一些网络词语经过网民的大量频繁使用后,渐渐进入日常交流之中,慢慢被汉语词汇所吸收。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网络词语越来越多,对于网络词语我们既要规范,又不能拒之门外。近些年流行的网络词语如山寨、草根、雷、雷人、霹雳、打酱油、酱油男、囧、糗、宅女、宅男、叉腰肌、妖姬宅、ORZ、脑残、络特、略懂、长草、穿越等。

7. 军事与宗教的影响

军事与宗教虽然专业性较强,但军事和宗教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存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还很深远,这对汉语词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古代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北方一些民族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有和睦相处的时候,也有兵戎相见的时候,另外各诸侯国之间也长期战争不断,因而古代军事思想对统治者而言较为重要,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为了巩固国防,我们仍然要加强军队建设,提高战略战术,因而自古以来汉语词汇中就不断吸收来自军事领域的词语,如兵器、兵士、兵刃、兵戈、烽火、烽戍、烽尘、兵甲、兵矢、兵饷、兵燹、军屯、军户、军用、军列、将军、都督、军具、军锋、军辇、敌倭、敌酋、敌情、敌台、敌焰、敌衅、敌仇、航母、鱼雷、舰载机、导弹、原子弹等。

宗教对我国尤其是古代社会也有较大的影响,远古有原始宗教的影响,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主要是儒、释、道的综合影响。儒家思想是封建正统思想,儒家讲求忠、孝、仁、义,汉语词汇中反映儒家思想的词语,如仁、义、礼、智、信、孝、忠、儒生、儒科、儒雅、儒阁、儒职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讲求清静无为,道教对我国古代影响很大,如汉、唐、明时上层统治者对道教就很推崇,汉语里与道教有关的词语很多,如道友、道日、羽化、道正、道观、道主、道念、道任、道院、道举、修道等;佛教是外来宗教,但佛教自从东汉传入我国以来,就得到迅速的传播,因为佛教宣传忍耐、解脱、无欲、求来世等思想,既能给当时受苦受难的大众以心灵的安慰和解脱,又能符合统治者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统治,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使汉语吸收了大量的佛教词语,如佛光、烦恼、塔、解脱、庄严、佛经、香火、佛寺、刹、禅、佛祖、法宝、浮屠、佛眼、

和尚、魔、佛、佛牙、沙门、刹那、佛骨、世人、唯心、佛法、修行、罗汉、方便、僧、尼、阿弥陀佛、菩萨、忏悔、世界、实际、知识、菩提、出现、悲观、众生、觉悟、佛国、正宗、本行、阎罗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和思维功能。

8. 社会交往的影响

语言本身就是社会交往的产物,社会交往到一定程度,需要表达某些想法和概念,需要反映和交流共同关注的外部环境,迫使语言不断产生新词以适应交际的需要。

社会交际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民族内部的社会交际,促使不少方言词进入到共同语之中,如普通话里的书局、报馆、马路、洋房、博物馆、自来水、三轮车、雪花膏、电灯泡、足球、派对、电车、黄包车、出洋相、小儿科、汽车、橡皮筋、自备车、图书馆、敲竹杠等就主要来自上海话;一头雾水、打的大排档、写真、拉力赛、拍拖、买单、无厘头、迷你、桑拿浴、万隆、靓女、的确良、T恤衫、麦当劳、比萨饼、色拉油、孟加拉国、香波、一打等主要自粤语进入普通话。^[4]

一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往来,汉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往来中吸收了大量的借词。借词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时期来自国内各民族兄弟民族的借词,如来自西域的筌篴、羌笛、唢呐、琥珀、珊瑚、刺蜜、珙琅、天竺桂、金刚石、胡麻、苜蓿、胡瓜、胡萝卜、番瓜等,来自藏语的喇嘛、达赖、雅鲁藏布江、堪布、哈达、锅庄舞等,来自维吾尔语的哈密瓜、坎土曼、坎儿井、雅克西、阿訇等;^{[5][6]}一类是不同时期来自域外民族的借词,如来自英语的啤酒、雷达、鸦片、NBA、公司、吐司、摩登、保龄球、DNA、苏打、飞机、DVD、休克、雷达、基因、可口可乐、迷你裙、CNO、吉普、小提琴、沙发、麦克风、冰激凌、CPU、声纳、排球、发动机、巧克力、激光、总统、螺丝钉等,来自日语的现象、侵略、政治、演绎、警察、反动、归纳、政府、哲学、领土、封建、政党、原子、料理、研修、刺身、寿司等。对于借词要合理吸收,借词对汉语词汇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以上是影响汉语新词的几个主要社会因素,当然影响汉语新词的因素远不止以上这些。

二、汉语新词产生的方式

汉语新词产生的方式有多种形式,除了新造词外,还有单音词复音化形成的复音词、缩略词、字母词等形式,这些形式使汉语词汇显得丰富而又多样,这也是汉语充满活力性的一个表现。同时无论是新造词,还有复音词、缩略词、字母词,既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1. 新造词

这里的新造词是指在语义上属于表达新概念的词语,新造词是汉语新词的主要形式之一,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新技术等都会促使词汇产生大量的新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汉语新造词也在不断涌现。如头饰物“冠”出现后,许多与“冠”相关的词语都属于新造词,如冠士、冠巾、冠子、冠弁、冠具、冠帔、冠珥、冠绂、冠裾、冠冕、冠裳、冠簪、冠纓等。

新造词的构词词素一般都是汉语中已有的词素,这样汉语新造词在语义上具有极强的传承性,流行起来也较快。

2. 复音词

这里的复音词特指单音词复音化后形成的复音词。自上古以来,汉语语音的辅音和元音系统呈简化趋势,语音的简化势必引起同音词的增加,而同音词的过量增加不利于语言表达的明晰性,汉语语音的这种矛盾最终通过词汇得以解决,那就是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汉语自形成以来就在不断进行复音化,其中主要以双音词为主。复音化形成的复音词相对于原来的单音词而言意义并没有改变,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复音词中不含原来的单音词词素,如古代的“目”复音化为“眼睛”、“胫”复音化为“小腿”、“股”复音化为“大腿”、“项”复音化为“脖子”、“斤”复音化为“斧头”、“冠”复音化为“帽子”等;一种是原单音词变为复音词中的构词词素,如“头”复音化为“头部”、“趾”复音化为“脚趾”、“眉”复音化为“眉毛”、“心”复音化为“心脏”、“见”复音化为“看见”、“入”复音化为“进入”等。单音词的复音化极大地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也符合汉语以双音词为主的发展趋势。

3. 缩略词

汉语词汇主要以双音节为主,除了音译词外,汉语中多音节词相对较少。双音节词中有许多由多音节词组变化而来,这些词组由于使用频繁,交际的频率越来越大,怎样使它们既能适合交际,又简洁便利呢?汉语的解决办法就是缩略,把这些词组变成缩略词,成为新词,其中主要以双音节为主,这样也就扩大了汉语的词汇量,如“非典型性乙型肝炎”缩略为“非典”、“人民代表大会”缩略为“人大”、“政治协商会议”缩略为“政协”、“文化大革命”缩略为“文革”。进入现代汉语的西文字母词也主要以缩略词的形式出现,如 UFO、PC、MTV、CT、DNA、VCD、GPS 等。

4. 字母词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大量西文字母词进入汉语词汇,主要为科技、经济领域词汇。《现代汉语词典》从 2002 年增补本开始就附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栏,到第五版时共收录了 180 多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些字母词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词中全部为西文字母;一类是词中部分为西文字母,部分为汉字。它们多以缩略词的形式出现,字母词如 CD-MA、CEO、NBA、DVD、DNA、COO、GPRS、CNO、CPU、BP 机、K 线、B 超、卡拉 OK 等。

三、汉语新词的社会特点

新词是社会发展的最新反映,汉语新词主要反映了我国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最新发展情况。纵观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汉语新词具有一定的社会特点。我们来看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新词具有及时性

汉语新词对社会发展的反映具有及时性。当社会发展

出现了新的事物、观念和制度时,交际的需要迫使汉语不断造出新词以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新词产生过于缓慢则会严重阻碍交际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汉语新词具有及时性。如弩、炮等武器出现后,就必须得有相应的新词来称呼它们,用描述性的句子或短语也许能应付一时,但不适用于长期的称谓和固定简洁的要求,尤其是在战场上时间紧迫性和表达精准性的要求下,更要求有一个简洁固定的词语与之对应。其他的新词也是一样的道理,都具有反映社会发展的及时性。

2. 汉语新词具有全面性

新词对社会发展的反映具有全面性,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还是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其他各个方面,只要出现了新的东西,而社会交际中又必需的,汉语就会产生相应的新词与之对应。社会生产生活的全面性决定了汉语新词的全面性。

3. 汉语新词具有相对性

汉语新词具有相对性,新词是相对于之前的汉语词汇而言的。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和不断进步,因而汉语新词也在不断出现。随着新的事物、观念等不断出现,原来的新词也就不再新了,因而新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一定的时期来说的。如“政党”一词在政党刚出现不久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新词,但对于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新词了,给力、派对、山寨等才是现代的新词。

4. 部分汉语新词具有外来性

汉民族在与外民族交往中,吸收了大量的借词,这些借词包含经济、娱乐等各个方面。借词是汉语词汇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对增强汉语的表达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尽管如此,借词只占汉语词汇总量中极小的一部分,本土词汇才是汉语词汇的主体,汉语有汉语的特点,并不像英语那样借词多于本土词。汉语新词中只有部分具有外来性,而且汉语外来词中,绝大部分都是用汉字转写,主要以意译和音译兼意译为主,西文字母借词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数量也相对较少。

5. 部分汉语新词具有网络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推广,社会交流越来越便捷,网络词语大量产生,同时,网络也加速了某些方言或外来词语的应用,从而使部分汉语新词具有网络性,如拍拖、囧、草根等词。网络词语虽然越来越多,但并不是所有在网络上流行的词语最终都能进入到汉语词汇之中,只有那些经得起大众使用和交流的词语才有可能被汉语词汇所吸收。网络词语也只是汉语词汇中极少的一部分,因而也只能说是部分汉语新词具有网络性。

四、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汉语新词的关系

社会发展促使汉语新词不断产生,汉语新词的产生又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汉语新词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对于我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通过汉语新词来反映社会的最新发展。社会发展了,如果不能及时产生相应的词语,则会阻碍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阻碍正常的交际需要,只有有了新词来对应新兴的事物,表达才能既简洁又准确无误。汉语新词的产生需要网络、媒体等的推广,更少不了语言学家和文字工作者的努力。

其次,要对汉语新词进行合理规范。规范汉语新词主要是为了汉语的健康发展,同时又使汉语新词能真正为社会发展服务。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对于汉语新词,我们既不能过分人为强制干涉,又不能完全任其自然,应该在尊重社会约定俗成的同时,又要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汉语新词健康而又合乎汉语的特点。由于现代汉语新词具有一定的外来性和网络性,加上媒体的使用,使一些新词得以快速传播,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及造词的某些盲目性和随意性。如果我们的语言学家和文字工作者能够从意义和形式方面给予一定的及时的合理规范,同时尽量让这些新词通过时间来考验,那么对于汉语词汇来说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2007年8月16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其中列

出了171条汉语新词语选目:白奴、白托、半糖夫妻、抱抱团、奔奔族、倒扁、房奴、谷歌、学术超男、急婚族、三限房、人户育婴师、住房痛苦指数等被收录进来。这些都是新近在网络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成分,它们最后能否进入词典,需要社会的约定俗成,也需要积极的规范,它们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总之,我们要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汉语新词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2] (英) R. H. 罗宾斯. 简明语言学史[M]. 许德宝,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3]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4] 曹聪孙. 进入普通话的方言外来词[J]. 咬文嚼字, 1999, (9).
- [5] 余朝晖. 试论汉语中的国内民族语借词[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1987, (2).
- [6] 张莉萍. 试论维吾尔语的汉语借词[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6, (2).

(劲草 编发)

(上接第79页)

- [13] Gupta, S., Kim, Hee - Woong. Virtual community: concepts,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C].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York, 2004. 2679 ~ 2687.
- [14] Smith, M., Kollock, P.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15] 杨美莲. 虚拟群组认同性的发展过程——以虚拟教育社群为例[J]. 资讯管理展望, 2006, (1): 91 ~ 108.
- [16] Nutley M. Online communities enable consumers to seize power[J]. Marketing Week, 2007, 30(25): 17.
- [17] Kozinets, R. V. E - tribalized market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17(3): 252 ~ 264.

(文言 编发)